

西安市学龄前儿童家庭语言规划调查

王跻丹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陕西 西安 712046

【摘要】：国家的语言政策会影响到家庭中的语言规划，但是家庭语言规划也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国家的语言政策产生反作用，所以对家庭语言规划进行调查分析是很有必要的。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西安学龄前儿童家庭中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父母对于儿童的普通话，方言及英语的态度及规划。

【关键词】：语言信念；语言实践；语言管理；学龄前儿童

DOI:10.12417/3041-0630.26.11.052

1 研究背景

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西北地区中心城市，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推动下，近年来城市发展迅速，人才引进力度加大，新移民数量显著增长。伴随人口流入，跨地区婚姻家庭日益增多，不同方言体系相互接触、混合，原有强势的关中方言在本地语言生态中面临新的变量。笔者基于对若干城乡家庭语言使用情况的观察，发现家庭内部语言选择呈现一定规律：在与子女沟通时，普通话普遍被列为首选交流用语，关中方言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主要原因在于普通话的实用性和社会通用性；对于英语，因子女年龄尚幼，多数家长暂未将其纳入日常语言教育要求。综合家长对各类语言功能的认知，普通话在家庭语言规划中占据首要地位，英语通常被视为次要储备语言，而关中方言或外来移民的家乡方言则往往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由此可推断，在多因素驱动的城市人口重构背景下，家庭语言实践正逐步向共同语倾斜，地方方言的代际传承面临不同程度弱化的趋势。

2 研究现状

根据斯波斯基（2004）的理论，语言规划由三部分组成：语言实践、语言信念（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语言实践是对语言库中各种语言变体所做的习惯性的选择；语言信仰是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信念；语言管理是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

家庭语言规划属于语言规划的微观层面，国内对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国外华裔家庭的语言规划调查，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为主，比如梁德惠（2020）对美国中西部城市华人移民家庭的语言规划研究，探讨了华人家庭的语言行为、语言理念、身份认同和为保持汉语所做的努力；二是国内少数民族家庭的语言规划研究，包括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的代际传递等，比如尹小荣、李国芳（2019）

对锡伯族家庭语言态度的代际差异研究展示了中小学生对家长对锡伯语的语言态度，研究认为家庭语言规划意识能维持语言的发展动力；三是城市中产家庭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比如周贝、肖向一、刘群（2018）对杭州市区学龄前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状况的调查发现家长对语言的期望会随学历、职业的不同而变化，预测新一代杭州人英语和普通话能力会比较强，方言能力退化；四是非传统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包括跨国家庭，在中国居住的外国家庭等，比如丁鹏（2019）对在中国居住的跨国婚姻家庭的语言规划研究发现，国际家庭的父母都认为子女多语能力很有必要，他们也会使用多种方法去培养孩子的多语能力。

总体来看，2017年以前国内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较少，主要是对国外的理论介绍，2017年后实践性的研究开始增加。可以看出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对城市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都显示出，在家庭语言实践中，普通话是第一位的，方言和普通话、英语比起来，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家庭中，父母的语言规划意识都是隐性的，更多受到国家政策以及语言经济价值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调查的是西安市学龄前儿童家长对孩子的语言规划现状，包括家庭中的语言实践，语言信念以及家长对孩子的语言管理情况。

3 调查对象及方法

由于条件限制，本次问卷通过微信群发放，回收问卷212份，有效问卷212份。除了问卷之外，本文还采用了访谈法，选取了三组不同的家庭，由于之前观察的时候发现有时候父亲和母亲对家庭中的语言实践及规划存在冲突，所以分别采访了三组家庭的父亲和母亲，询问了他们对孩子的语言规划及原因。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家庭信息，包括孩子的年龄，父母的年龄、职业、学历等；第二部分是家庭中语言

实践情况：第三部分是父母的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

4 调查结果及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家长的年龄31岁到40岁的占比接近70%;从学历看,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88.2%,这些家长基本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语言意识与语言实践会影响下一代人,最终会使语言(方言)的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88.2%的家长居住在市区的,他们的职业基本上是教师、医生、国企或私企职员、公务员等,都属于白领阶层。

在家庭语言实践中,89%的家长在家里主要跟孩子说普通话,8%的家庭语言实践为西安方言和普通话,有个别家庭跟孩子说英语或者父母家乡的方言,可以看出本次调查的家庭多为西安本土家庭,外地移居家庭较少。虽然多数家庭为本地家庭,但是父母平时的工作或生活中养成了说普通话的习惯,普通话对他们来讲最有实用价值,这造成孩子说方言的实践不够,孩子也缺乏或者没有说方言的社区环境,所以可以推测居住在西安市区的下一代人的方言能力会退化很多,有可能很多人长大之后只能说一些简单的方言,没办法用方言进行沟通。

在语言意识方面,91.5%的家长希望孩子掌握的第一语言都是普通话,53.8%的家长希望孩子掌握的第二语言是英语,有36.8%的家长希望孩子掌握的第二语言是关中方言或者自己的家乡方言,可见很多家长仍然有希望孩子学习方言的意识和期待。家长认为孩子应该掌握的第一语言是普通话主要原因是交际和社会工作需要,政府的宏观语言政策对个体家庭对语言的选择影响较小。

对于语言管理方面,笔者访谈了三组家庭,一组农村家庭,两组市区家庭。采访结果如下:第一组家庭孩子5岁半,住在农村,父母、孩子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母亲是家庭主妇,学历是中专,父亲是企业职员,学历是大专。

母亲:“如果一家子人都在,一般我跟他说方言比较多,如果我自己跟他说话,就说普通话。他爸不会说陕西话,所以一直跟娃都说普通话。我觉得方言他会不会都无所谓。英语的话上了三年级跟着学校学就行了。”

父亲:“我们那边方言不好教,那边的方言是特别小区域的方言,所以跟孩子说普通话。大人说普通话,他会习惯性地讲普通话,但是有时候会突然蹦出一句西安话。英语的话等娃上一年级了给他报个班吧,反正不能太晚了,因为娃对语言有敏感期,英语还是挺重要的。报班也不是为了学,就是让他先听听。”

第二组家庭孩子3岁,住在市区,孩子跟父母,爷爷奶奶一起住,平时父母上班,爷爷奶奶带孩子。父母学历大专,都是企业职员。

母亲:“我的方言是河南话,但是所处的语境我很少能说出来我们的方言,所以我跟孩子都说普通话,可能是从小就用普通话跟她讲故事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说普通话。跟爷爷奶奶沟通的时候,孩子会跟爷爷奶奶只会学几个简单的词语,没有成句的,但是西安方言她应该会,这是她的根。”

我从孩子开始读绘本的时候,就开始给她掺杂英文绘本,不会说话的时候给她听英文儿歌,但是也是磨耳朵。平常出来玩,看到简单的英文单词会教她读一读,我觉得从小让她接触是比较好的。

之前他们的幼儿园会有外教课,现在不让外教参与这个事情,但是幼儿园还是会保留英语课。英语班的话,大部分孩子都会报外语班,但是这个我需要先了解清楚再做决定。不管以后国家有什么政策,她肯定是要学一门外国语言更好,对培养她的语言能力或者以后找工作都是有好处的,那肯定还是要首选英语。”

父亲:“我平时在家和娃说陕西话多,方言才是一个地方的特色,娃必须要学会方言,但是普通话肯定最重要。我认为英语她用不用我不是很关注,但是应试教育考试要考,肯定是要报班,现在就是接触一些单词,比如在家里会跟她说一些水果的,菜的,等五六岁的时候再看报班的事情。”

第三组家庭孩子4岁,住在市区,孩子跟父母,奶奶住在一起,平时父母上班,奶奶带孩子。父亲学历为硕士,母亲本科。父亲在大学工作,母亲是英语老师。

母亲:“家里人和孩子交流普通话,方言都说,他在西安说普通话比较多,在老家说方言,方言还是要掌握的。偶尔会跟他说简单的英语。学校好像是有英语课,但是很少,基本上属于没有。现在那个英语班也没有了,小学之后再再说吧。看动画片的话我感觉他看汉语、英语都差不多。”

父亲:“我跟娃说方言多,陕西娃嘛,肯定会说方言;学校的话,孩子都说普通话。英语的话,他至少把拼音认识了再去考虑学英语,害怕他把母语和英语搞混,学得早他也只是认识单词,也读不准,幼儿园全学的都是素质拓展类的课,没有什么正式的课。”

可以看出,社区环境对家庭语言管理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农村,儿童有更多说方言的社区环境,他们就更倾向于说方言,所以他们的方言能力比居住在市区的孩子好。有些家长有让孩子学习英语的意识,但是没有接触英语的环境,也缺乏相应的资源,受限于这些外在条件以及自身的认识,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语言管理及实践,所以孩子只能在上小学之后再学习英语。

在访谈中发现,这两种家庭,父母双方都是西安人,或者只有一方是西安人,家长都认为孩子必须掌握西安方言,这样

才能保持自己的地域特色。父母一方是本地，一方是外地的家庭，外地的父母通常会选择放弃自己家乡的方言，很大一个原因是失去了说自己家乡方言的语言环境。

整体看来，西安市区学龄前儿童的家庭中，在语言实践方面，家庭的主要语言都是普通话，少数家庭普通话、方言一起说，能够进行中英双语教学的家庭还是极少数，大部分家庭跟孩子说英语也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词或句子，孩子在家庭中接触方言的机会比英语更多；在语言意识方面，多数家长对语言的重要性排序为普通话，英语，方言。在语言管理方面，82%的家庭认为学习几种语言不冲突，都没有对家庭语言进行管理，通常父母说普通话，孩子会跟着说普通话，虽然很多家庭认为本地方言很重要，但是父母们都对方言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于英语，大部分家长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他们都明白英语在全球化中的重要性，也认为英语是必须要学习的，但是由于双减政策，没有了学龄前儿童的英语培训，父母对孩子该从几岁开始学英语以及如何学英语，并没有作出详细明确的管理。

5 对家庭语言规划的建议

家庭方面，家庭语言规划不应只针对孩子，父母也应该成为终身语言学习者。其一父母都需要提高自己的语言意识，语言意识会影响到语言实践及管理，一门语言（方言）从几岁开始学习，以什么样的方式学习，需要学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都需要父母有清晰的认知及安排；其二父母应关注国家语言政策，积极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这样能更好地参与孩子的语言

学习，为他们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父母的认知、终身学习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其学历，所在社区环境及社会经济地位，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政府方面，普通话的推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语言的统一能够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稳定，但是语言的多样性对语言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都是有大有裨益的。首先，对于方言或者民族语言，除了语保工程外，政府也应鼓励家庭领域或者公众领域中多语（多言）的使用，这样才能让语言变得更有活力，同时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有助于应急语言服务。其次，在外语方面，可以在学校推广除英语之外其他使用范围比较广的外语，比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鼓励公立学校开设此类课程或发展线上外语课程，这不仅方便在突发事件中进行国际应急语言服务，也有助于我国在国际交往中选拔优秀的外语人才，更有利于下一代人语言素质的提高。第三，政府应对家庭语言规划作出相应的指导。虽然随着孩子的成长，到青春期他们会有自己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偏向，但是学龄前是大脑语言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而对于学龄前儿童，父母的规划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调查中发现，多数父母对孩子语言规划的意识都是隐性的，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很多父母或者孩子其他的家庭监护人完全没有语言规划的意识，而语言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就必须缩小语言能力差距，所以如何系统性地、科学有效地进行家庭语言实践及管理，这都需要相应的政策作出指导。

参考文献：

- [1] 祝畹瑾主编.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2]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第三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3]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4] 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